

你中有我的營銷

翠袖乾坤 伍淑賢

自從面書等社交媒體大熱之後，我們的語言也起了變化。舉個例，以前social marketing這詞，指的是「社會議題營銷」，即是借用商業營銷手法，去推銷社會理念，目的不是牟利，而是促進社會福祉，如提倡公德心、禁毒、環保等。但自從出現社交媒體之後，凡見social一字，總要跟社交媒體沾上關係，而social media marketing一詞，更與social marketing混淆，其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

高更與大溪地

海閣天香 蘇狄嘉

「我們從哪裡來？我們又將往哪裡去？」與梵高、塞尚齊名的「後印象派」畫壇巨匠保羅高更，曾經在大溪地這片熱土上尋找生命的答案。

這即是說，傳統的生意模式，企業先做好自己認為是最好的產品，再給消費者享用，是種直線思維。現今社交媒體世界的營銷，消費者必須有參與與生產，像維基百科，你都可以寫，只需少量工作人員維持基本秩序。我們喜歡維基，因為它快而互動，雖然資料不一定可靠，觀點也會偏頗，但作為進階查閱，確實十分有用。所以，讓消費者參與對話，參與生產，是社交媒體營銷的重點。所有「八百磅猩猩」，都可以此為切入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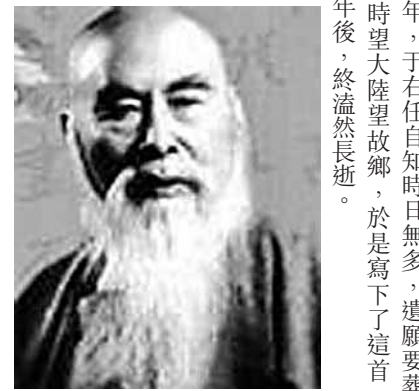
在帕帕依提(Papeete)，我們參觀了「高更博物館」。保羅高更Paul Gauguin (1848-1903)是法國畫壇後印象派大師，原是個股票經紀，業餘習畫，不小心成了一名派宗師。一八九一年來到大溪地後，便捨得離去。他畫了不少反映島上風土人情和古老神話的作品，晚年窮困潦倒，後來竟將一些畫當作土人私貨，當地土人不識貨，之後竟將一些畫當付之一炬。如今高更的名字似乎成了大溪地的代名詞，這樣的殊榮也足令生前不幸的他含笑九泉了。

于右任的悲歌

琴台聚客 黃仲鳴

往昔讀于右任《望大陸》，感慨萬分。國民黨之失大陸，其何在？這且不說，只說于右任老死台灣，其情仍繫於神州，但那份深情，只留得「唏噓」二字而已。且看：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陸；大陸不可見兮，只有痛哭！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鄉；故鄉不可見兮，永不能忘！」

不能善待士兵。這怪誰？吾人仍不能徹底覺悟。除私見，則吾人自取滅亡。《望大陸》的標題是：「國民黨擴大紀念周于右任老淚縱橫稱國民黨不醒悟將自取滅亡。」



晚年的于右任，最大的心願是「望大陸」。作者提供圖片

好學生的「上進」之路

創造性是青春之花，卻每每脆弱如朝露；轉瞬即逝的激情，總是給人生留下太多遺憾。很多中國孩子從小聰慧機靈，成人之後碌碌無為，甚至白白虛度了好大好年華，這種司空見慣的現象，頗令人深思。

因女兒從小一直就讀重點學校，我的周圍總能聽到一些品學兼優的好學生。每逢開家長會，總能聽到老師對好學生們讚揚有加，慶幸的是女兒也是其中之一。不過，這慶幸多局限於孩子的學習成績以及乖巧聽話，並沒有多餘精力去關心孩子的理想世界。那時候，只知道每個優等生都是家長、老師及學校的驕傲。學校的排名憑的就是學生的考試成績。看著優等生們的成績，看著那些鮮花般的笑臉，我的眼前總會展現出一幅幅年輕人的錦繡前景，然而十幾年時間一晃而過，很多優等生的命運軌跡卻每每每不如人意。

大學熱門專業本碩連讀。幾年後順利畢業了，可年輕人並不急著就業，而是申請了一所美國大學去讀博士。並非他願意去而是遵父母之命。父母對從小成績驕人的他寄予厚望，認為最優秀的人才，應獲得美國博士頭銜才算學業圓滿。可是年輕人在美國讀的專業並非他所喜愛，去了時間不長，就因枯燥乏味的學業加上與導師關係不好，竟然得了憂鬱症，不得不回國休養一陣。

為了他的學業，父母以及女朋友都不得不放棄國內的工作赴美去照顧他。說話年輕人已而立之年，卻還沒修得博士頭銜。在這些年裡，那些當年成績並不他的同學們，多數早已在國內成家立業，在單位成為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。他的很多同學都是本科畢業之後就參加工作，現在已有七八年的工齡了。他一位連大學都沒上的中學同學，現在經營著一家卡丁車俱樂部，生意紅紅火火。說起那位當年班裡的「精英」在美國奔文憑的辛苦，大家都只能嘆氣。

我想，是20出頭就朝氣勃勃地參加工作，與30多歲人到中年再走入社會，精力完全不同，對社會的貢獻也應該是有所差異的。飛揚澎湃的創造精神，有時就是青春的專利！雖然美國博士的頭銜很誘人，但假如所學非所最愛，為何一定要如此癡迷執著呢？是成績至上、文憑至上的觀念，誤導了這位好學生的上進之路。

有時候，一個優秀學生的選擇空間更容易受限制。女兒一位大學同學，當年是外省市保送的尖子生。年輕人上大學時就表現出優秀的計算機軟件編程天分，在老師輔導下在專業領域內早就小有成就。畢業時他本來雄心勃勃地想去中關村軟件園創業，可學校卻要保送他去讀北大碩連讀

的研究生。當他得知被保送的專業非自己特長時，曾想放棄讀研，可老師卻動員說保送名額來之不易，如果不服從學校安排就可能退回原籍。於是年輕人只好去讀博。整整讀了七年，畢業後分配到一家體制內科研單位。雖然順利進了「編制」有了體面工作，可已近30歲的他卻再沒了當初的創業激情，軟件設計天分自然也就荒廢了。

我想，假如這位年輕人當年放棄讀博士，憑著青春熱血去創業，現在可能早已事業有成。用創業的黃金時間去換一個博士頭銜，是不是值得呢？假如學校能鼓勵這位有實踐精神的學生早日從事他熱愛的專業，而不是把保送名額強塞給他，年輕人的命運可能會截然不同。

有的年輕人，年華更是花費得令人心酸。女兒大學同學中有位從山西鄉村來的貧困生姑娘。她來北京上大學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奔個北京戶口。由於成績優異，本科畢業就被學校保送去北大讀研。研究生畢業後求職方向就是「發戶口」的體制內單位，後來如願進了一家國有大單位，成了有幹部身份的員工，隨後便經人介紹嫁了個北京老公，不久便生了兒子。一連串的奮鬥之後，她的北京戶口、工作、房子的問題全部一併解決。「圓滿」達到了讀書的全部目標。在為姑娘慶幸時，也不免有些

悲哀。在城市人看來如此平凡的人生軌跡，卻讓一個鄉村姑娘用了全部青春與才華來爭取。假如她把這份頑強放到更有意義的事業上，時光是否會花費得更有價值？可惜她別無選擇。事實就是如此殘酷，巨大的城鄉差別，成了很多鄉村學子讀書的最大動力，多少源於生命自身的、活潑潑的精神就這樣被「實際」地消耗掉了。

中國學生的刻苦聞名於世，與此同時，優秀學生們的創造精神卻在世界上排名極後。觀察很多孩子的成長過程，發現並非他們天生缺乏創造性，而是精神剛剛啟蒙，就被窒息了。教育觀念以及體制方面的弊端如一張無形的網，網住了渴求探索的赤子之心，把豐富多彩的個性打磨成千人一面；精神在本應展翅高飛的時候，卻被迫沉寂下來，甚至從此一蹶不振。雖然中國高等教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，但因教育而張揚了個性者卻是寥寥無幾。

在崇拜高學歷的時代，更應該思索的是，為何中國優秀學子中難有成功的創業者？



不要被「文憑至上」的觀念束縛了前進的步伐。網上圖片

夢幻泡影

杜亦杜 阿杜

停了航海四十年，到如今吧。很奇怪午夜迴響中，年輕時在新加坡、南非、在紐約坐過年，在嚴冬過大西洋十二級風拋浪推浪的一幕幕重現，但自少年時至奔逐成長歲月迴響過各階段之紅顏知己，心底烙印印影，音容笑貌，卻從從在夢中重演再見，以至回憶中，所遇合適之佳人秀國浪遊至做藝妓半生，所遇合適之佳人秀，有刻骨銘心過，有輕吻作別從此不見，有異國異族奇緣。雖然魂斷之種種含淚淒迷之迷情蜜影。除非是翻閱舊照的強硬回憶，迄今竟無一人在人生中途邂逅過，連發夢都沒有再夢過一個，至此深知男女情愛之事，當真的一盡便完絕，無緣者果然就真正是無緣，連發夢都勾不回殘影，很多所謂「永遠的懷念」都只是說說而已。

人生便是如此現實，一去便難回。古人詩曰：「覺來無處追尋」，一切如夢幻泡影，的確如此而已。

清明憶故人

恩旋天地 思旋

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尤其是「清明節」。名人的後代更不乏哀思懷念先人之情，把先人留下的圖片物件，結果成書，公諸於世，好讓友好分享之。

近日，收到徐浩銓先生送贈他的懷念集——《懷念我的父親徐展堂》。兩年前三月初，全國政協大會堂在京召開期間，傳來政協常委徐展堂先生不幸進入了北京協和醫院搶救，病情不輕。港區政協委員及友好等心情沉重，紛紛為他早占勿藥而禱告。可惜他在四月二日辭世，享年六十九歲。遺體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，靈灰護送回香港，並於四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追悼會。展覽常委徐浩銓在追悼會上表現有乃父之風，予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香港新一頁

淑梅車淑梅

梁振英出任新特首，市民形容為低票特首，我不同意，我認為他是高票特首，將各人入票的票數及勝出的票數比較已有有力證明。香港新一頁即將展開，我在電台節目「舊日的足跡」中，請來年初剛被敘榮晉升為紅衣主教的湯漢樞樞機，對新特首贈以金句作忠告及祝福。

土生土長的湯漢樞樞機最喜愛詩篇廿三篇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人，我必不至缺乏。：：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：：」。希望新政府在未來施政當中，為市民帶來平安喜樂。話說有兩位畫家，比賽畫出「平安」二字，第一位畫了風和日麗的大草原，眾人讚嘆不已；第二位畫了一幅瀟灑濛濛布，腰間伸出了一株樹枝，上面掛著一隻小鳥正甜睡的睡著，全场掌聲雷動，勝過了。湯漢樞樞機仍舊生性高動，假若我們面臨危機，仍舊生性高動，平靜面對，那才是真正的平安。